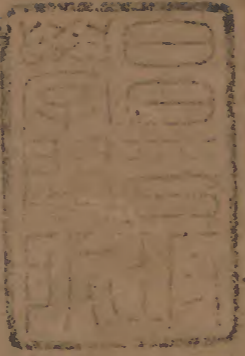


文献通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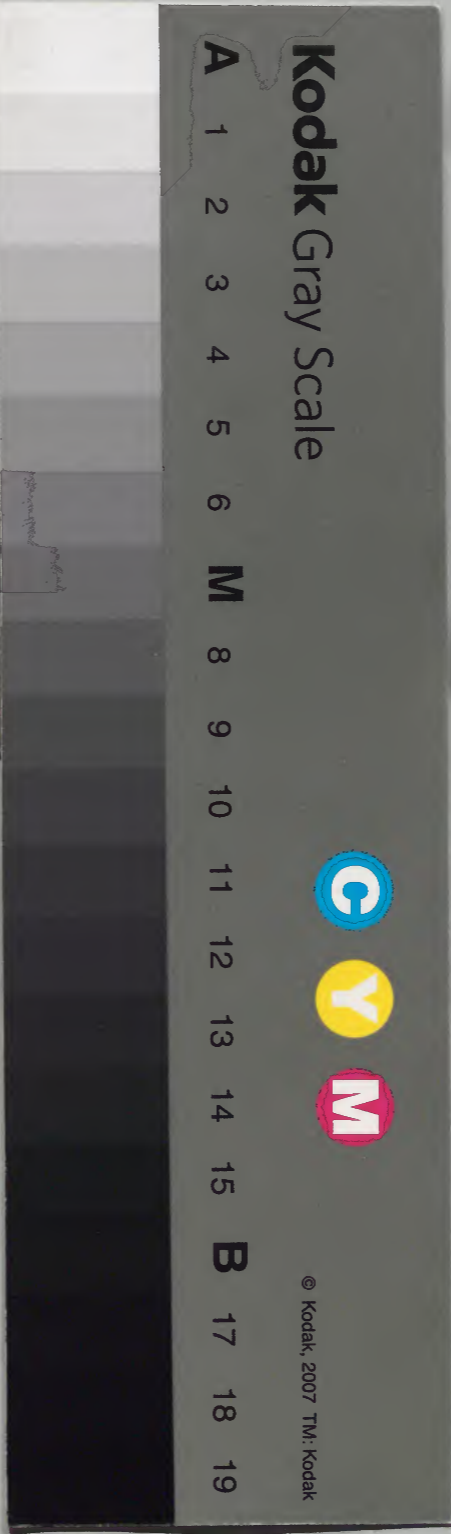
世之三



漢書門類			
一〇〇冊	五架	一〇八函	一五六八號

庫文閣内	
元四函	二五六八
井一架	〇〇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 (11)
函號	294 1





通考卷之三十一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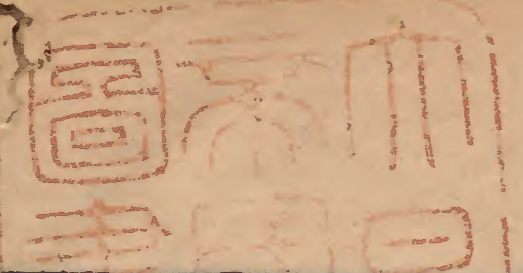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選舉考 舉士

聖二年賜舉人宋郊葉清臣鄭戩以下及諸科凡四百八十餘人賜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上封事者言經學未究經旨及於本科問策一道對者紕繆上以執經肄業不善為文特命取其所長用廣仕路並不黜落國朝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郊與弟祁俱以詞賦得名時奏祁第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郊第一祁第十

時天下登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取士之路可謂盛矣雖耄鈍之士數詘於試後多收入仕版謂之特奏名至或因循不學欲積舉以應命乃詔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恭孫務時



敏厥修乃來朕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既已臨較得失而憂其屢不中科則衰邁而無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閭而進不能預於祿位故常敷之外特爲之甄采而狃於寬恩遂墮素業類弛苟簡寢以成風甚可耻也自今宜薦進厥學無習僥焉景祐初詔曰鄉學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狹孤寒栖遲或老而不得進朕甚閔之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嘗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雖試文不合格毋輒出皆以名聞自此率以爲常石林葉氏曰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爲之故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既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禮部故事景祐中稍厭其煩瀆始詔御樂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王氏揮塵錄曰韓忠獻億景祐中叅仁宗政事天下稱爲

長者四子仲文維子華維持國維王汝積維俱禮部奏名忠獻啓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然臣既備位政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將以謂由臣致此臣雖不足道使聖明之政人或議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爲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幸甚誠懇再三上嘉歎而允所請忠獻既薨仲文子華王汝相繼再中科甲獨持國曰吾前已奏名矣堂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遠方耶不復更就有司之求故文潞公薦持國疏云曾預南宮高薦自後不出仕宦其後仲文知制誥子華王汝皆登幸席持國賜出身至門下侍郎爲本朝之甲族云按嘉祐二年御試方令禮部所奏進士俱免黜落如以前蓋有過省而殿試不中者夫故韓忠獻諸子仲文子華王汝必得中甲科而後次言及是第若嘉祐二年以

卷之三十一

後則凡預禮部正奏各皆爲有出身之人矣

四年賈昌朝言有親戚事本州及或爲發解官及侍父祖遠宦

距本州二千里宜勅轉運司選官類試以千率之取三人詔近

臣議而丁度等謂舊制限十月二十五日上名于省幾二千里

而赴試或有不及願寬其期一月聽如昌朝說由是諸路始有

別頭試其年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試封彌謄錄如禮部

寶元中李淑侍經筵帝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

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忌立爲考功員外即以進士止

試策策裂不盡其學請帖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

沿以爲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

寶十一年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又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

皆通爲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特務人五篇箴論表贊各一

篇以代詩賦太和三年試帖經畧問大義取者五

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

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爲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

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篆爲貴得取士之實

後則凡預禮部正奏各皆爲有出身之人矣

四年賈昌朝言有親戚事本州及或爲發解官及侍父祖遠宦

距本州二千里宜勅轉運司選官類試以千率之取三人詔近

臣議而丁度等謂舊制限十月二十五日上名于省幾二千里

而赴試或有不及願寬其期一月聽如昌朝說由是諸路始有

別頭試其年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試封彌謄錄如禮部

寶元中李淑侍經筵帝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

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忌立爲考功員外即以進士止

試策策裂不盡其學請帖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

沿以爲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

寶十一年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又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

皆通爲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特務人五篇箴論表贊各一

篇以代詩賦太和三年試帖經畧問大義取者五

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

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爲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

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篆爲貴得取士之實

議稍施行焉

慶曆四年臣僚上言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詔下

兩制詳議知諫院歐陽修言請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

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約不過此於是詩賦策論六

千卷中每一人三卷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迫廢寢

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

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

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畧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跡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卷子不多考官不至昏勞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致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可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采祇可盡要在南省精選若省榜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為考矣故臣但言南省

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槩當以策論為先

按詩賦不過工浮詞論策可以驗實學此正理也今觀歐公所陳欲先考論策後考詩賦蓋欲以論策驗其能否而以詩賦定其優劣是以粗淺視論策而以精深視詩賦矣蓋場屋之文論策則蹈襲套括故汗漫難憑詩賦則拘以聲病對偶故工拙易見其有奧學雄文能以論策自見者十無一二而紛紛鵠袍之士固有頭場號為精工而論策一無可採者蓋自慶曆以來場屋之弊已如此不特後來為然也故歐公之言欲先試論策擇其十分亂道者先澄汰之不特使之稍務實學且使司衡鑑者所考少則易精又既工論策則不患其不長於詩賦縱詩賦不工而所取亦不害為博古通經之士矣

又按祖宗以來試進士皆以賦詩論各一首除制科外未嘗試策天聖間晏元獻公請依唐明經試策而不從寶元中李淑請并詩賦策論四場通考詔有司施行不知試策實始於何年當考

知制誥富弼言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以來爲法尤密踰於前代而得入之道或未至夫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詞學之臣而又選館閣才臣數人以助考較復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錄上下相警不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引試凡三日詩賦可以見詞藝論策可以觀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二長也貢院凡兩月餘研究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考官濫取而不擇一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人之才二短也考較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榜則權歸有司臨軒

唱第則恩出主上則是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牘副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又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墮故事旋復殿試如舊

上命侍臣條奏急務叅知政事范仲淹等奏列十事其三請精貢舉欲復古興學校取士本行實于是翰林學士宋祁等合奏言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誦記不足盡人材臣等叅攷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士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修飾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乃詔州縣立學本

道使者選屬部爲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
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於
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
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
試十道可爲永式初保寧軍推官胡瑗教授湖州科條纖悉
備具諸生信愛如其子弟至是下湖州取其法著爲學令是
冬詔罷日限以余靖言廣學舍所以待有志之士去日限所
以寬食貧之人或者謂仲淹既去而執政意皆異故有是詔
時言初令不便者甚衆以爲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
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得人者嘗多乃詔一依舊條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進士與殿試者始皆免黜落

時進士益相習爲奇僻鉤章棘句寢失渾淳歐陽修知貢舉
尤以爲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旣而試榜出時所推舉

皆不在選澆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詆斥之街司邏吏不能
止至爲祭歐陽脩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之法然自
是文法亦少變

時上書者言四年一貢舉四方士子客京師以待試諸六七十
人一有喧噪其徒衆多勢莫之禁且中下之士往往廢學數年
才學之上不幸有故一不應詔淪沉十數年或累舉滯留遂至
困窮老且死者甚衆以此毀行冒法干進者不可勝數宜間歲
一貢舉中分舊數而薦之王洙侍適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
大考州里以贊卿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
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爲今之計孰若裁其數而屢舉
也下有司議而議者乃合奏曰臣等謂易以間歲之法無害而
有利不足疑也使舉子不幸有疾病喪服之故者不致久沉且
程文偶不中選旋亦遇貢舉則無滯才之歎而天下所薦舉數

既減半禮部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矣近年挾書代筆傳義者多因使權貴富豪之子得以濫進蓋由人衆有司無繇察若人少則諸偽濫勢自不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其塗而進於是詔問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其不選鄉里而寓戶他州以應選者嚴其法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于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則州里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理紕繆坐元考官

時以科舉既數則高第之人倍衆其擢任恩典宜損於故乃詔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為定式中外勅有司

而高第之人日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為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陞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前此三名其餘以次減降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材及其風迹比舊亦浸衰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知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來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張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為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為政又殺其法恩數既削得人衰矣觀天



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馘高文莊公若訥曾
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
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傑連名第三榜王宣徽
拱臣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揚真榜真不幸即死王岐
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輝榜不顯胡右丞宗
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治平
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矣

沈氏筆談曰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
千人謂之群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分錯有司
不能繩覲見之日先設禁闈于著位之前舉人皆拜于禁
闈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坐者有
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
予忝在解頭別為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

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為闕門之
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
駱駝

又曰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于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
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
學完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取飲硯水人人
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席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義
經蓋嘗有敗者故事為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微
幕待經生以為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按沈公所記典故皆源於唐時宋朝因之至嘉祐時猶
然後來天下所解進士非中選禮部待對親策之日不
得覲清光而禮部試士之時雖無所謂五經學究然其
所以待進士者禮亦殺於祖宗之時矣

英宗治平三年詔曰先帝以士人不貢怠於學而豪傑者不時
舉故下間歲之令而自更法以來其敝浸長里選之牒仍故而
郡國之取減半計偕之籍屢上而道塗之勞良苦朕甚閔焉其
令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於末行間歲之法已前四分取
三為率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恩典不增而貢舉期緩
得休息官以不煩矣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請貢院逐路取人其畧曰朝廷每次行
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
舉人這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
之人與之為敵混同封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
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
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

遺也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
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
非游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
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或有身貧過
惡或隱憂隱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和買監牒妄冒戶
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於
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為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
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
率皆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
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
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

參知政事歐陽脩上言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弊

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才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厚薄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求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令言事之臣偶見一端耶議更改此臣所以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下各適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

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則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路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

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尊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不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詳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異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真不可考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存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盜隨生何可勝數故臣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惟朝廷至公乎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

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眾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諫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

按分路取人之說司馬歐陽二公之論不同司馬公之意主於均額以息奔競之風歐陽公之意主於覈實以

免繆濫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藝取人則殿公之說爲是蓋之既求以用世則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訾至於棄親匿服身負過惡者皆素無行檢之人此曹雖使之生長都城早游館學超取名第亦未必能爲君子若以爲遠方舉人文詞不能如游學京師者之工易以見遺則如歐曾二蘓公以文章名世詔今傳後然亦出自窮鄉下國未嘗漸染館閣習爲時尚科舉之文也而皆占高第然則必須游京師而後公文藝者皆剽竊蹈襲之人非穎異挺特之士也

神宗熙寧二年議更貢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初王安石以爲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進士詔兩制兩省御史臺三司三館議之韓維請罷詩賦各習大經問大義十道

以文解釋不必全記注疏通七以上爲合格諸科以大義爲先黜其不通者蘇頌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彌封謄錄之法直史館蘇軾上議畧曰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阜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嘗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二不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間嘗立學矣天下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養游士置官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爲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乎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取唐故事兼

既譽望而廢封彌或欲變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賦詩論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濶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

上得軾疏曰吾固疑此今得軾議釋然矣它日以問王安石石曰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朝廷欲以爲異論紛然莫肯承聽此蓋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趙抃是軾言安石曰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於是乃卒如安石議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二道中書大義式頒行式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義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進士額諸科如許用舊業一試後非嘗應諸科人毋得創以諸科求試其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五路士之創試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爲進士者乃得用所增之額以試者別爲一號攷云蓋欲

優其業使不至外侵則當向慕改業也

按科舉不足以盡取人之法然自隋唐以來入官者皆以是爲進身之階及其人之賢否則初不緣此柳子厚送崔符序言今世尚進士故天下舉歸之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姚康撰科第錄序言以顏孔爲心者雖日視淫靡莫能遷其操以禁路爲行者雖日聞仁義莫能治其性若膺鄉舉里選亦此流也若搜茂才異行亦此流也則何必日秀才爲樸名進士爲薄耶蓋唐人已有此論卽坡公之意也但變聲律爲議論變墨義爲大義則於學者不爲無補然介甫之所謂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學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夫其書縱盡善無可議然使學者以干利之

故皓首專門雷同蹈襲不得盡其博學詳說之工而稍求深造自得之趣則其拘牽淺陋去墨義無幾矣况所著未必盡善乎至所謂學術不一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爲異論紛然莫肯承聽此則李斯所以建焚書之議也是何言歟

旣罷明經諸科乃用其法立新科明法以待諸科之不能改試進士者試以律令刑統大義斷案中格卽取惟嘗應明經諸科試在熙寧五年前者得試非此類有司不受旣得官又得預刑法官試中者推恩有加

三年親試舉人初用策舊制進士一日而兼試詩賦論謂之三題特奏名人止試論一道至是進士就席有司猶循故事給禮部韻及題出乃策問也

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卽位革而新之

初考爲三等覆考爲五等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以祖洽爲第一考官蘇軾嫉其阿諛因擬進士策一篇以進是年南郊赦書訪求節行才識學術之士諸路監司以劉蒙等二十一人應詔送舍人院試而命以官

熙寧初詔進士諸科經仁宗朝殿試或進士明經三舉殿試五舉省試下諸科五舉殿試七舉省試下並免解因應舉授諸州司士長史文學助教叅軍不理選限年未六十注權入官三年又詔景祐五年以前禮部試下進士一舉諸科二舉年六十五若遍加一舉則不限年州縣以名聞特與推恩府監舉人以京朝官二人保識進士七舉諸科八舉年四十禮部嘗奏名者並特赴殿試惟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各減一舉以優之舊止試論至是如進士試時務策一道自同五經出身而降爲九等上等注官次守選次遇郊注官及不理選限各有差

詔諸州舉送發解考試監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得試於其州類其名上之轉運司使與鑣應者同試率七人特立一額以解不用其所避州解額

五年詔宗室非袒免親許應舉補官十年始立宗子試法凡祖宗袒免親已命者附鑣廳試非袒免以外例許應舉國子監禮部皆別試別取十人取五試者雖多解毋過五十人庭試策問與進士同而別考累舉不中年及四十以聞而錄用之

六年詔進士諸科及選人任子並令試斷案律令大義或時議始出官其後又詔進士第一人以下並試初詔自三人以下始令試法中書習學練亨甫言高科任簽判及職官預一州之事其於習法豈所宜緩前此試刑法者世皆指爲俗吏今朝廷推恩雖厚而應考尚少若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爲榮矣乃詔悉試帝因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令吳充曰漢儒陳寵以法律

講受徒衆常數百人有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縉紳多耻此學明法一科又徒能誦其文罕通其意近歲將補官者必聚而試之此有以見恤刑之意

舊制進士諸科以甲次高下率錢期集貧者或稱貸是年始賜錢三千緡爲期集費

舊制新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至是罷之

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于學官謂之三經新義

先是王安石奏學官試文且言黎詵張諤文勝而違經旨帝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安石曰已令陸佃沈季長訓釋詩義矣帝曰佃輩信能發明與旨乎安石曰雖命之訓而臣實商度也

舊制開封府發解三百餘額國子監額不及其半至是合試而通取之

九年殿試進士初覆考官陳澤等考上一甲文卷失當贖金有差詔自今唱名盡四甲而禮部正奏名上十人未與者奏聽裁決

元豐元年詔開封府國子監舉人併試通取解額其諸州不滿百人者令漕司取便近州各用本所額就一州考取御史黃廉言別試所解試業詩者十人而取至四五書之一經止取一人等之業文不應能否相絕如此願分經立額均收其長詔自今詩易悉占三分書二分周禮禮記通二分又言朝廷多用講官考試諸生在學孰知其平時議論趨向則試文易投其好而遠士往往見黜考官毋用監學講授人詔差官日取裁知諫院黃履言諸科舊試記誦故口授爲傳義重其法禁今大義須文豈容口授而重法如故仍釀立告賞證左又皆其徒慮有誣枉請改立法從之

五年先是帝見黃裳所為文愛之至是禮部奏進士有裳名及進讀試策在前列者皆不稱旨命求裳名至未甲始見乃擢為第一考官以高下失實贖金

八年濟博棣三州諸科舉人訴于禮部言諸科舊額多歸進士僅有存者又是以盡解新科明法今試而中無額可解於是常留諸科舊額十分之一以待不能改業者

知徐州蘇軾上言乞為京東西河北陝西五路之士別開仕

進之門事見胥吏門

哲宗元祐二年更科場法進士分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各一首第三場論一道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經義進士不兼詩賦人許增治一經詩賦人兼一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周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

尚書省言近歲承學之士聞見淺陋辭格卑弱患在治經者專守一家不識諸儒傳記之說為文者唯知解釋不通聲律體要之學深慮適用之文從此遂息兼一經之內可以為題者無幾有司所試多其平日已嘗宿為若非議而更之必且大弊而禮部請置春秋博士進士專為一經又侍御史劉摯奏國朝取士試賦論策更百餘年號為得人熙寧初以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而改試以經可謂知本然今之治經大與古異專誦熙寧所頒新經字說佐以莊列釋氏之書試者累輩百千繁用一律其中雖有真知聖人本指該通先儒舊說與時尚不合一切捐棄且詩賦經義均之以言取人賢否邪正未可遽判第從有司去取較之詩賦有聲律法度故工拙易見所從命題者廣故寡重複經義命題不出此書既可風具稍更數試題多重出既格律不嚴難以一見判其高下或

時得竊他人之文以爲己作此於取棄難易之間科第當否
由之以分願復詩賦與經義兼行其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
自己之說禁用字解釋典以救文弊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
至博洽尚書省文言近制明法舉人試律令大義及斷案謂
之新科明法中其選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進士及第人
之上古者治本禮義而刑法僅以助之舊制刑法最爲下科
然必責之兼經則稽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今新科罷兼經
專試刑書又所取比舊猥多調擬之法失其次序欲加試論
語孝經大義仍裁半額注官並依科目次序詔近臣集議以
聞

左僕射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
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罷賦詩及諸科專用經義論策此
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
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
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陷于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于
異端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
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至于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
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
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
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
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四年知杭州蘇軾狀奏據本州進士汪漑等一百四十人詣臣
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
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
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
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有改

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爲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爲耻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後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虛浮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辭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爲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爲耻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

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爲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漑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併許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詩賦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又詔舉經明行修科分路立額共六十一人州縣保任上之監司監司考察以聞各用其州解額無其人則缺之

司馬光奏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切料此法初行其

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於所舉人違犯名教及贓私罪必坐舉主母有所赦行遣三五人後自皆謹擇其人不致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闔室立身行已不敢不謹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

王覲言人情進取相妨則相擠若經明行修科侵用其州縣額雖名實孚應衆必合意詆之此科本以厚風俗恐俗未及厚而反敗之也乞創額以消爭進

權知貢舉蘇軾言今名器爵祿出之太易每一遇科場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祖宗舊制禮部奏名至御試而黜者甚多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近歲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時聖斷今禮部十人以上別試國子開封解試

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進士及自該特奏而預正奏者皆定著于令遞升一甲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

軾又言比得命案例具今舉該特奏者約已及四百五十人今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無他進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爲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勵有聞于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初政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卽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詔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誠有學問卽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

八年中書言御試取復用祖宗法試詩賦論策三題且言十子

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二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者總八十二人可見習賦者多於是詔來年御試習詩賦人復試三題專經人且令試策自後槩試三題

紹聖元年禮部已定御試三題條約至三月詔仍試策又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仍除去字說之禁

四年詔禮部凡內外試題悉集以爲籍遇試頒付考官以防復出罷春秋科凡試優取二禮兩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既而復立春秋博士崇寧又罷之

時有建請於詩書周禮三經義中出題以試舉人者朝廷下其議有司承意謂爲可行既而右正言鄒浩言三經義者所以訓經而其書非經也以經造士而以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專用經術之義後出題訖依舊法

徽宗崇寧三年詔曰神考議以三舍取士而罷州郡科舉其法行於畿甸而未及郡國肆朕纂圖制詔有司講議其方書來上悉推行之設辟雍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又與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朕勸勵學者至矣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於學校其詔天下將來科場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并罷庶幾復古自此歲試上舍悉差知舉如禮部試四年詔將來大比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辟雍太學其亟以此意諭達遠士使卽聞之時州縣悉行三舍法當官者子弟得免試入學而士之在學者積歲月累試乃得應格其不能輟身試補者厯可從狹額應科舉不得如在籍者三舍解試兼與而兩得其貧且老者尤甚病之時人議其法曰利貴不利賤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貧故詔書及此而加以審訂未遽廢科舉也

大觀元年詔舉八行

自元祐做古創立經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畧藝文間取禮部

選身 卷三十一
試黜之士附寘恩科其時御史既已咎其無所甄別矣及八
行科立專以八行全偏爲三舍高下不問內外皆不試而補
則往往設爲形迹以求入於八行固已可厭至於請託徇
尤難防禁大抵兩科相望幾數十年迺無一人卓然能自
見於名格相應者而八行又有其弊士子跡弛公私交與
之不能誰何乃借八行名稱納之學校使其真望無罰
則稍且自戢而長史實恐繆舉從坐故寧使之占客

是知畧文藝而追古制其難蓋如此也

政和二年親試舉人始罷賜詩改賜箴 先時御史李章言
詩害經術自陶潛至李杜皆遭譏詆詔送勅局立法宰臣何執
中遂請禁人習詩賦又詔士毋得習史學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
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疑爲翰林

學士慕容彥逢爲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爲給事中張琮爲
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
事實爲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諛貫迺稱通
儒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
之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
彥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
乎詩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學
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
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
意於先王之學而不流於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
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諛貫迺爲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
史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况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
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於俗

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志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也

按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此崇觀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論似正矣然經之所以獲尊者以有荆舒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鑑蘇黃之酬唱也群儉借正論以成其姦其意豈真以爲六籍優于遷固李杜也哉

宣和三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六年禮部試進士萬五千人詔特增百人額差知舉官五人是年賜第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有儲宏等隸大闡梁師成爲使臣或小吏皆賜之第

先是大觀三年宦者梁師成中甲科政和四年以鄆海武之于鴻臚寺丞雍進頌文可采特令直赴庭試自後此類頗多八年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升次名王昂爲首

按太宗時李昉呂蒙正之子御試人等上以勢家不當與孤寒爭進黜之顏明遠等四人以見任官舉進士上惜科第不與特授近蕃掌書記蓋惟恐權貴占科目以妨寒俊也今親王得以爲狀元又按端拱二年有中書堂後官及第上奪所授勅牒勒歸本局詔今後更人無得應舉蓋惟恐雜流取名第以玷選舉也今闈宦與其隸皆得以登甲科蓋至是祖宗之良法蕩然矣

王氏揮塵錄曰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如安德裕作魁口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侵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熙寧三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

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爲踈畧黃道夫榜傳臚至第四甲党
鑄卷子神宗笑曰此人何由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
人用分數取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白後人益以
廣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試至八百五人蓋燕雲
免省者既衆天下赴南宮試者萬人前後無踰此歲之盛
欽宗靖康元年復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賜出身 凡士不繇科若三舍而賜進士第或出身者其所從
得不一路遺逸文學吏能言事或奏對稱旨或試法而經律入
優或材武或童幼而能文或邊臣之子以功來奏其得之雖有
當否總其大較要有可考熙寧四年太子右贊善大夫吳安度
試合人院已入等有可以安度所賦綠竹詩皆王芻古說而直
以爲竹遂黜不取富弼言史記叙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安度
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五年祝康李舉之試經書律令大義而

有司考之入優遂以令賜明經出身其後梁子野黃葆光賜出
身遂同進士七年王韶破木征使其子淳來獻捷帝喜甚遂以
賜之其後趙適在政和間擒蠻卜漏編次用兵首末授其子永
適來奏永適亦得賜八年章惇薦大理寺丞歐陽發有史學又
得賜九年中丞鄧綰薦遂州布衣馮正符受賜已而綰敗正符
亦坐附會追奪元符元年承務郎李景夏召對三年上舍生何
太正應詔言事皆特賜崇寧二年又賜右司郎官林摠蘇州進
士俞壽等明年蔡京子攸亦與焉四年宋喬年察訪熙河稱旨
大觀四年開封少尹張叔夜皆以職事賜政和中小學生曹芬
駱庭芝以能文賜自此達官貴胄旣多得賜又上書獻頌得之
者多至百數不勝紀矣靖康新政懲姦臣蔽塞凡行義有聞議
論忠讜悉加賜以示好惡張炳雷觀陳東尹焞鄧肅相望得賜
而天下知所鄉矣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國家設科取人制爵待士歲月等陰陽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堅頃緣寇戎侵犯京邑爰致四方之雋已愆三歲之期比申飭於攸司消土春而明試深虞道阻寬佇決旬而駐驛行宮特巡方徵非若中都當遠近之會可使四方得道里之均特從權宜創立規制分禮闈之奏額就諸路之漕臺俾謹擇於考官用精蒐於實學士省勞費卿丞譽髦悉預計借以俟親策敷告多士咸體至懷諸道令提刑司選官即轉運置司刑軍引試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河東路附京西轉運司國子監開封府入於留守司御史一人董之國子監人願就本路者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宋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 斬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選舉考一舉十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國家設科取人制爵待士歲月等陰陽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堅頃緣寇戎侵犯京邑爰致四方之雋已愆三歲之期比申飭於攸司消土春而明試深虞道阻寬佇決旬而駐驛行宮特巡方徵非若中都當遠近之會可使四方得道里之均特從權宜創立規制分禮闈之奏額就諸路之漕臺俾謹擇於考官用精蒐於實學士省勞費卿丞譽髦悉預計借以俟親策敷告多士咸體至懷諸道令提刑司選官即轉運置司刑軍引試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河東路附京西轉運司國子監開封府入於留守司御史一人董之國子監人願就本路者

朝野雜記建炎二年王唐公為禮部侍郎建言復以詞賦取士自紹興二年科場始曾侍御統請廢經義而專用詞賦上意卿之呂元直不可而止十三年國學初建高抑崇可安言士以經術為本請頭場試經義次場試詩賦末場試子史論時務策各一首許之十五年詔經義詩賦分為兩科於是學者競習詞賦經學衰微二十六年冬上諭沈守約曰恐數年之後經學遂廢明年二月詔舉人並兼習兩科其文不選三十一年言者以為老成經術之士強習辭章不合音律請分科取士仍詔經義合格人有餘許以詩賦不足之數其數不得過三分自今年太學公補試行之迄今不改先是人既兼經義詩賦論策因號四科然自更制以後惟紹興十四年二十九年兩行之而止蓋舉人所習已足為二不可復合矣

按熙寧四年始罷詞賦專用經義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復詞賦與經義並行至紹聖元年復罷詞賦專用經義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經賦蓋熙寧紹聖則專用經而廢賦元祐建炎則雖復賦而未嘗不兼經然則自熙寧以來士無不習經義之日矣然元祐初始復賦欲經賦中分取人而東坡公上疏言自更法以來士工習詩賦者十人而七欲朝廷隨經賦人數多少各自立額取人則知當時士雖不習詩賦者十五年而變法之餘一習即工且多矣至建炎紹興之間則朝廷以經義取士者且五六十年其間兼用詩賦纔十餘年耳然共場而試則經拙而賦工分科而試則經少而賦多流傳既久後來所至場屋率是賦居其三之二蓋

有自來矣

二年詔下第進士六舉曾經御試八舉曾經省試並年四十以上四舉曾經御試五舉曾經省試並年五十以上河北河東陝西舉人數內特各減一舉元符以前到省兩舉者不限年一舉者年五十五已上諸道轉運司開封府皆以名聞令直赴庭試按仁宗嘉祐二年廷試始免黜落然則自後凡經御試者無不出官之人熙豐年間亦嘗有曾經御試推恩之令蓋爲嘉祐二年御試不中者設也今中興之初復有此令則自建炎上距嘉祐以前蓋七十餘年豈復有曾經御試之人乎又恐是特爲科試入下等不理選限未出官者而設蓋此曹亦謂之曾經御試故令其再試而官之以示優渥之恩史志所載不明當攷

是年親試舉人于行都賜進士李易以下四百五十餘人第一人左宣教郎二人三人左宣義郎餘推恩有差特奏第一人附第二甲入五等者亦予調官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不赴者一百二人卽家賜第皆龍飛特恩也

故事廷試上十名御藥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上曰取士當務至公考官自足憑信豈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詔自今勿先進卷子

紹興元年以歲當明堂復詔諸道類試擇憲漕或帥守中詞學之人總其事使精選考官於是四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令川陝舉人卽置司州試之

侯延慶言用兵以來太學旣罷青衿解散文籍淪墜今諸道州軍進士已有定額獨行在職事及釐務官隨行有服親若門客往往鄉貢隔絕請立應舉法以國子監進士爲名詔從之令轉運司附試是年德音應該恩免解舉人因兵火毀失

公據者召京官二員委保所在州軍給據訖仍申部注籍
二年親策進士張九成等時凌景夏爲第二呂頤浩言景夏詞
實勝九成請更寘第一上曰士人初進便須別其忠佞九成上
自朕躬下至百執事言之無所畏避乃擢寘首選九成以類試
及親策俱第一特進一官四川類試正奏名第一人依殿試第
五人恩例

九年詔陝西久陷僞境理宜優異若與四川類試必不能中程
式其令禮部措置別號既放川陝分類試額自此始

御史中丞廖剛言國朝三歲一舉每以今年大禮明年科場又
明年省殿試爲準故注授人先後到部不至攙併今科試明堂
同在嗣歲省司財計難以應辦一不便也近歲初官待闕率四
五年若使進士蔭人同時差注二不便也更展一年則舊制合矣
天子是其議其來年詔曰三歲賓興之制肇自治平爰暨累朝

遵爲彛典頃緣多故存展試期致取士之年適當宗祀而入仕
之衆併集銓曹攸司困供億之繁多士興滯留之歎宜從革正
用復故常庶歲事惟均有便於國調官無壅亦便爾私其紹興
十年諸州依條發解於紹興十二年正月省試三月殿試自後
科場示此爲準

十三年初立同文館試凡在行朝去本貫及千里以上者許附
試國子監

詔祖宗舊法諸路州軍科場並限八月五日鎖院緣福建去京遠
遂先期用七月川廣尤遠遂用六月今福建二廣趨京不遠恐
試下舉人冒名 再試他州可依限八月初五日鎖院

舊諸州皆以八月選日試士舉人有就數州取解者至是詔諸
道發解並以中秋日引試四川則用季春而仲秋類省焉
太學博士王之望言舉人程文或純用本朝人文集數百言或

歌頌及用佛書全句舊式皆不攷建炎初悉從刪去故犯者多
詔申嚴行下

十九年詔自今科詔前一歲諸軍州及屬縣長吏籍定合應舉
人以次年春縣上之州州下之學覈實引保赴鄉飲酒畢送試
院其臨期投狀射保者皆勿受

自熙豐間程頤程顥以道學倡于洛海內皆師歸之中興以
來始成于東南士子科舉之文稍祖頤說先是陳公輔上疏
詆頤學乞行禁絕而胡寅辨其非至紹興末年正字葉謙直
上言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士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
前日大臣則陰祐王安石稍涉頤學一切擯棄程王之學時
有所長皆有所短取其合於孔孟者皆可以為學也上曰趙
鼎主程頤秦檜主王安石誠為偏曲詔有司自今毋拘一家
之說務求至當之論道學之禁至是稍解矣

禮部侍郎周葵言科舉足以取士近年主司迎合大臣之意
多取經傳之言可為諛佞者以為問目學者因之專務苟合
時好如論伊尹周公則競為歸美宰相之言春秋譏貶失禮
則指為褒稱之事恃戾聖人之意大率類此至於前古治亂
興亡之變以時忌絕口不道後生晚輩往往不讀史書望詔
有司選通經博古之事置之上游其穿鑿迎合議論乖僻不
合體式者皆行黜落若矯枉過正不顧所問務為詆訐者亦
復勿取從之

二十五年上謂輔臣曰往年秦壘對策皆檜熺語有司擬為第
一朕抑寘第三不使與寒士爭今可舉行祖宗故事應禮部舉
人內有權要親族者並令覆試而追奪壘出身勅曹冠等七人
階官並帶右字餘並駁放

二十七年先時蜀士赴殿試不及者皆賜同進士出身上念其

中有俊秀能高第者不宜皆實下列至是先期論都省寬展試日以待宰相沈該奏天時向暑臨軒非便請後至者臣等策之中書定高下上曰三年策士朕豈憚一日之勞耶及唱第五十朋為首第二人閻安中第三人梁介安中梁介皆蜀士也上大悅

二十九年孫道夫侍經筵一日極論四川類試請托之弊請蓋令赴禮部上曰後舉但當遣御史監之道夫持益堅事下國子監祭酒楊椿曰蜀去天萬里可使士子涉三峽冒重湖耶欲革其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詔監司子倅賓客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是歲四川類省試始降勅差官四川類省試第一人恩數初視殿試第三人賜進士及第優之也後以何耕對蜀人才策為秦檜所怒乃諭禮部類試第一等人並賜進士出身自是無有不赴御試者惟上不親策則類省試第一人恩數如舊

第二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已上附第二甲焉

孝宗隆興元年詔應令人代名及為人冒名赴省者各計所受財依條外並永不得應舉

省試舊以十四人取一名隆興初建劔宣鼎洪五州進士三舉實到場者皆以覃恩免解有旨增省額百人遂以十七人取一人而四川類省試則十六人取一名後不復改

容齋洪氏隨筆曰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為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鑰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取一人視今日為不侔

臣僚言科舉之制州郡解額狹而舉子多漕司數寬士往往捨鄉貫而圖漕牒乞申嚴詐冒之禁立為中制從之四年乃裁定牒試法文武臣添差官除親子孫外並罷其行在職事官除監

察御史已上並不許謀試

乾道六年詔自今諸道試官皆隔一郡選差後又令歷三郡合符乃聽入院防私弊也

七年虞允文請辛巳以來歸正人並赦祖宗陝西河北赴南省試別立號取人從之

八年禮部尚書胡沂即官蕭國梁造貢籍成上之凡諸道舉人鄉貫治經三代年甲舉數悉備淳熙二年御試上嘗謂輔臣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命討論殿最來上至是唱第後之二日上御殿引按文士詹曠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藝新制也翌日又引文士第五甲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其日進士俱闌笏入殿起居易戎服各給箭六弓不限弓力射者莫不振厲自獻多命中焉凡三箭中帖為上等正奏第一人轉一官與通判餘循一資二箭中帖為中等減二年磨勘一箭中帖及一箭上

梁為下一等一任回不依次注官上四甲能全中者取旨第五甲射入上等注黃甲餘陞名次而已特奏名第五等不合格與文學凡不中者並賜帛

六年詔特奏自今三人取一實在第四等以前餘並入第五等其未等納勅者舊許再試今止許一試舊免解人有故不入試者理為一舉今不理舊潛籓及五路舊升甲者今但升名其後並又許納勅三次為定制焉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瑒言切見流外出身每歲三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為然淳熙九年大減任子員數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為率文班進士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蓋過

二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

十一年御試時進士試策薄暮未納卷者三奉旨賜燭既而侍御史劉國瑞言宮庭之間自有火禁貢舉之條不許見燭雖聖恩寬厚假以須臾切恐玩習成風寢隳法制其納卷最後者請下御試所降黜從之舊制廷試舉人至暮者許賜燭然殿深易黑日晏則殿上燭出矣凡賜燭正奏名降一甲如在第五甲降充本甲末名特奏名降一等如在第五甲與攝助教舉人試藝于省闈及國子監兩浙轉運司者皆禁燭

十四年御試得進士王容以下上天姿英明大廷策士多自陞黜不盡由有司是舉王容蓋自第三親擢為榜首時儒生迭興辭章雅正號乾淳體

朱熹嘗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其私議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不及為大成今樂經亡而禮經闕二戴之禮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經之為教已不能備而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諉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之可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凡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二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記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酉年試之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

不通之經無不通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雖喜議未上聞而天下誦之

項安世擬對學士院試策曰科舉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興國以來科名日重實用日輕以至於今二百年餘年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構枕蓐養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捨則上蓄縮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其知其美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矣故曰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不論伊傳周召如何但使諸葛亮王猛處此必當自出意度別作爐鞴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共了當時之事決不矻矻受此纏縛也自王導謝安以下隨世就事之人欲於妥帖平靜之中密致分數劑量之效則必不敢變今之說取今之士矣此固無以議

為也然則用王謝之術為之調度亦有道乎曰有特於尋常尺寸之中畧出神明特達之舉稍更闢葺已甚之習薄伸渾厚平直之氣則猶愈於已也蓋天下之事雖貴於守法而亦不可以一付於法法者所以抑僥倖非所以抑豪傑也夫所謂僥倖者其才不應得而冒欲得之之謂也一人得之眾人攀之其門一開不可復禁故上之人立法以拒之使之欲進而無隙欲求而無辭是則法之效也若夫豪傑之士其德宜為人上其才宜為世用非所謂僥倖者此法之所求非法之所拒也人所共服莫敢與比以此為例誰敢攀之有若是者特出而用之以示天下不專以操筆弄墨取人主之官爵則亦足以補風化隆實行於善而愧惡于也又曰夫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科目猶未盡出於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負半千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渤之

類是也有出於時舉如韓愈之出於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於延譽者如吳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至於本朝法令始密科場條貫如縛香吏而御舉里選之意纖悉無遺矣然祖宗之時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當為舉首而以遜其鄉人則猶有朋友之義也宋初當為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為文則猶有禮意也李昉張及三人並解則猶未立頭也此外又有陳乞之恩聘召之禮元祐經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則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矣故孫復蘇洵之用猶出於常法之外而雷簡夫姚嗣宗之官或由於特達之授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雖或少出常度然亦千萬中之一二耳頃更之才行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目也按取士之弊人人能言之然晦菴平甫二公之說則不廢科目之法而自足以救科目之弊其說猶為確實可行云

光宗初建議者云省闈試士春令尚淺天寒晷短間遇風雪則視永筆凍書字不成縱有鉅才莫克展布請展至二月朔而殿試則於四月初選日從之

寧宗慶元二年以亮陰不親策省試進士得正奏名鄒應龍等自韓侂胄襲秦檜故智指道學為偽臺臣附之上章論列詔榜朝堂而劉德秀在省闈奏疏至云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請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既而葉翥上言士狃於偽學專習語錄詭誕之說中庸大學之書以文其非有葉適進卷陳傅良待遇集士人傳誦其文每用輒效請內自太學外自州軍學各以月試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臺考察太學以月諸路以季其有舊習不改則坐學官提學司之罪是舉也語涉道學者皆不預選四年言者云今之詩賦雖未近古然亦貫穿六藝馳騁百家拘

以駢麗之詞研精覃思始能成章惟經義一科全用套類父兄相授囊括冥搜片言隻字不脫分毫溢篋盈箱初無本領旅進場屋鮮有出於揣摩之外天下士子誰務實學哉望今有司所出六經題目各於本經摘出兩段文意相類者合爲一題庶幾實學得盡已見而挾冊授僞者或可退聽從之

嘉泰元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陳主司三弊一曰沮抑詞賦太甚既暗削分數又多置下陳二曰假借春秋太過諸處解榜多實首選三曰國朝正史與實錄等書人間私藏具有法禁惟公卿子弟或因父兄得以竊窺有力之家冒禁傳寫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發爲策問寒遠之士無繇盡知請自今詩賦純正者宜之前列春秋卓異者不妨巍占若所作無異諸經自當雜定高下其策題並須明白指問詔從之

開禧二年詔諸道運司州府軍監凡發解舉人合格試卷姓名類中禮部候省試中牒發御史臺同禮部長貳叅對字畫同類藥院照應廷試字畫不同者別榜駁放

舊制秋貢春試皆置別頭場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總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臨軒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爲考官亦不避是年始因議臣有請詔自今在朝官有親屬赴廷對者免差考校

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爲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韓侂胄既敗乃用言者奏奪憲次對而降自知爲第五甲末十五年祕書郎何淡言祖宗舊制諸科舉人間大義十道能以本經註疏對而加之以文辭潤色者爲上或不指明義理但引註疏及六分者爲粗其不識本義或連他經文義乖戾章句斷絕者否夫經本註疏則學有源流文先義理則士有器識而今之時文束於命題之短長徂於立說之關鍵而有司強裂句讀

專務斷章是在我者已先離絕旨意破碎經文則何以責其盡
合於大義哉望詔有司革去舊習使士子去機巧而深義理考
註疏而辯異同明綱領而識體要則實學之士出矣詔從之
新進士舊有期集渡江後置局於貢院特旨賜之餐錢集英殿
賜第之二日赴馬上二人得自擇同升之彥分職有差朝謝後
拜黃甲其儀設褥於堂上東西相向皆再拜拜已擇榜中年長
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最少者一人拜狀元所以侈寵靈重好
明長少也又數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用釋奠禮遂賜聞
喜宴侍從已上及知舉官館職皆預焉

試刑法者亦自熙豐間始舊附詮試院兵火後權停紹興三年
始復後又降敕別差試官二員專撰刑法問題號為假案其合
格分數例以五十五通作十分為率五分以上入第二等下
係二十七厘半四分以上入第三等上
係二十七厘半四分以上入第二等下
係二十七厘半四分以上入第三等上

等中係二十二通以上凡試入二等者選人改京秩蓋趙忠簡為相以
刑名之學其廢日久故白請優之今遂為大理評丞之選四年
制置司請每三歲就類省試院別差刑法官二員校試從之
新科明法者熙寧間改舊明法科為之崇寧初廢取其解省額
歸禮部建炎一年正月大理少卿吳壞言法官闕人請復此科
許進士嘗得解貢人就試從之紹興十一年始就諸路秋試每
五人解一名省試七人取一名皆不兼經明年御試御藥院請
分為第二等第一等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十四年七月
言者以為濫請解省試各通增二人解試七人取一人所試斷案
刑名通粗以十分為率斷案及五分刑統義文理俱通者為合
格無則闕之仍自後舉兼經十六年二月遂罷之迄今不復置
矣

新科明法始就諸道秋試每各五人解一省試十取其御

藥院又擬恩例第一等賜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後三歲議者謂得解人取應更不兼經白身得官反易於有官試法乃詔自今斷案刑名通粗以十分為率斷及五分刑統義文理全通為合格及雖全通而斷案不及分數者勿取仍自後舉兼經

淳熙七年秘書郎李燾言漢世儀律令同藏于理官而決疑獄者必傳以古義祖宗朝詔學究兼習律令而廢明法科後復明法而以三小經附蓋欲使經生明法法吏通經今所試止於斷案律義斷案稍通律義雖不成文亦得中選故法官罕能知書謂宜使習大法者兼習經義參考優劣以定去留上曰古之儒者以經術決獄若用俗吏必流於刻宜如所奏乃詔自今第一第二第三場試斷案每場各三道第四場試大經義一道小經義二道第五場試刑統律義五道明年詔

斷案三場每場止試一道每道刑名十件與經義通取四十分已上為合格經義定去留律定高下

嘉定二年臣僚上言棘寺官屬頗難其人獄案來上致多差舛其原在於習法之不精試法之不詳也自昔設科本以六場引試內斷案五場各以刑名八件計四十通律義一場計十通斷案以試其法令律義以試其文理自後有欲使其所習始增經義一場而止試五場律義各居其一斷案止三場而已殊失設科之初意金科玉條鎖密繁碎自非終日研究未易精熟乃牽於程文以移其功考試主文類多文士輕視法家惟以經義定去留其弊一也法科之設正欲深明憲章習熟法令察舉明比附之精微識比折出入之錯綜酌情法於數字之內決是非於片言之間政和紹興案題字不過五七百多不滿千比年不求題意之精密專務繁冗以困人敷

衍支離動止二千字自朝至于日中曷僅能騰寫題目豈暇
深究法意其弊二也進士考官凡有出身皆可充選刑法考
官不過在朝曾中法科丞評數人由是請托之風盛換易之
弊興其弊三也臣以爲宜罷去經義仍分六場以五場斷案
一場律義爲定所問法題稍簡其字數而求精於法試官各
供五六題納監試或主文臨期點定如是則讞議得人矣從
之六年議者云今止試刑統是盡廢義理而專以法律爲事
雜流進納之人皆得就又可徑除職事官非所以重科目清
班綴也請復試經義一場以尚書語孟題各一篇與刑統大
義通爲五場所出經題不必拘刑名倫類以防預造雜流入
貲人毋得收試

文武雜試

高宗建炎元年追復祖宗故事於科舉之外有
文武傑特者試而官之時郡國薦事四人適至命中書省各試

一遺何烈對策依廷試禮稱臣上以其寒遠一體推恩旣而
有言其疎者於是降克末名補下州文學考官汪藻等皆坐黜
而軍中便宜借補者衆詔內有武勇之人委諸道提刑安撫司
依弓馬所格法比試合格人赴御營使司審試擬定名目上之
省部給進武進義校尉兩等文帖換授旣而上言者云立功之
人色目不一或輸家財助國或齎蠟彈冒險阻或以進士獻策
今率試以弓馬而舊補授至陞朝官大使臣者例得校尉未為
允愜宜令借補文臣試兵書戰策以爲殿最餘並驗實免試注
官

東萊呂氏曰取士科目自夏商以前不見於經其可見者
至周始有自周後數千載凡其闕廢置沿革輕重就所偏
者看皆自可考然而考論須見得所以廢置因革輕重之
所以然以大畧觀之大抵向前重向後愈輕且如周禮以

鄉三物教民謂之賓興只看賓之一字當時蓋甚專事詳
考前一段他是一個本度末數精詳具備固不必說只看
他賓興之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
府內史貳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飲墨水如奪席脫容
乃如棘闈如糊名若防姦盜然為士者源深思其故何故
古如此重後世如此輕源當深究之三代之時士一個進
修之至惟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源看當時之於士
待之甚重而攷之則甚詳後世待之既輕攷之又畧且如
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
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徭役大樂正又論造士之
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這裏方可受爵祿司馬政官也以
其可使從政也凡經四級然後始可從政然猶未也司馬
又辯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而然後

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待其位定始與之以祿一人之身未
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仕之後凡經三級經七級然後
始得祿其考之之詳如此成周之時見得官爵皆天位天
祿不敢輕授至後世與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為進退蓋
有以一日之長而決取終身之富貴者當時攷之甚詳如
此然論其大略漢唐以來大抵自重而漸輕自緩而漸速
由漢以來雖不能如三代拜授之禮然猶州長身勸為之
駕雖以當時號為諂諛如公孫弘者猶是鄉人勸勉而來
未嘗自進到得後來唐始令投牒自進而士始漸輕此所
謂自重而漸輕自漢至唐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或是為
人所論薦或再應皆中或藩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至本
朝始放進士及第即放釋褐此所謂自緩而漸速科目雖
多其間歷代常行自有數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

常行自隋唐至本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後王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熙寧四年明經科廢罷

此其大略可見其次便是制科制科却歷代常行不廢漢

則因事而舉六朝亦間舉至唐及本朝亦未嘗廢到得熙

寧間王荆公得政孔文仲對策議新法制科始罷至元祐

初又再復得兩三舉至紹聖初章惇為相欲行荆公法又

再罷景德四年帝曰比設此科欲求才識若但考文義苟有濟時之用安得知今策問宜用經義參之時務

熙寧二年賢良孔文仲考入第三等詔毀薄時政不足收錄告示發付本任天聖八年茂才富弼景祐二年休用吳良蘇轍蘇軾

大抵三代之時不專是語言文章至漢以

來則有所謂射策對策是時已成科舉之習雖然尚理會

經義又與時議到隋煬帝之時風俗浮華始有進士之科

方有律賦自唐以來孝廉秀士之科尚在但只是明經進

士二科盛而秀孝衰是時有記問者則得明經有辭藻者

則得進士當時南北未分兩邊各自設科既分之後後周

進士未設尚自理會秀孝二科是時南人高南師北人高

北師各守家法莫之能定當時主司有欲優劣之者反為

所難隋煬帝時風俗浮華進士科始立至唐初間進士明

經都重及至中葉以後則進士重而明經輕蓋當唐之時

文華之士多了故如此到得本朝待遇不同進士之科往

往皆為將相皆極通顯至明經之科不過為學究之類當

時之人為之語曰焚香取進士嗔鼻待明經才設進士試

時便設香案有拜跪之禮才到明經試時則設棘監守惟

恐他傳義當時進士却有帖經之制他文士都不屑去記

這傳義於是有贖帖才是進士科試帖經不知是或作一

篇文或作一賦便可贖帖經及至熙寧間荆公罷詞賦帖

經墨義併歸進士一科齊魯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詁

質厚不能為文辭所以自進士科一併之後榜出多是南人預選北人預者極少自哲廟以後立齊魯河朔五路之制凡是北人皆別考然後取人南北始均慶曆中范文正公當鄭公韓魏公執政欲先試論策使工文辭者言古今治亂簡其程式使得以逞問以大義使不專記誦自是古文漸復一年而三公罷政此制遂停王文正公為相南省試進士當仁不讓於師論時邊讓李廸皆有名場屋及榜出二人不與試公取其文觀之李以落韻邊以師為眾與注疏謬特奏令御試王文公以為落韻者不審爾若舍注疏而立說不可許遂取李出邊前輩之守注疏如此嚴至王荆公始以注疏不可用作三經說今天下非從三經者不預選罷詞賦又以春秋有三傳難通罷之至元祐間始復詞賦增春秋又至紹聖章惇執政欲復介甫法遂復罷詞

賦去春秋後來至欽宗又始復元祐制

太平興國三年

韻天聖五年詔參政策論慶曆四年宋初等言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以學校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簡其程式則宏博者得以聘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賦許依放唐人賦詔頒下慶曆五年詔進士諸科如舊制考校注云先是頌行宋初等新制上封者言非便熙寧四年詔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各令占一經并論語孟子諸科稍令改進士科大抵須是有鄉舉里選底風俗然後方行得鄉舉里選之制所以揚縮復鄉舉里選之幾停罷緣是未有這風俗今已為士須思所以為風俗者何由又須深答三代之所以厚而後世之所以薄者何故則亦廢乎復古

宋登科記總目

太祖建隆元年進士十九人榜首楊礪

二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張去華

三年進士十五人榜首馮適 四年進士八人榜首蘇德祥

乾德二年進士八人榜首李景陽制科一人

三年進士七人榜首劉察

四年進士六人榜首李肅制科二人

五年進士十人榜首劉蒙叟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柴成務

開寶二年進士七人榜首安德裕

三年進士八人榜首張拱賜十五舉未及第人司馬浦等一

百六人本科出身

四年進士十人榜首劉寅 五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安守亮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宋準再試取十六人落下一人諸科

九十六人

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三十一人省元王式狀元王嗣宗諸科二十四人

九年停貢舉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省元

狀元呂蒙正

諸科二百七十八十五舉以上一百八十四凡五百餘人

三年進士七十四人省元 狀元胡旦諸科八十二

四年不貢舉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人省元 狀元蘇易簡諸科五百

三十四人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偁狀元王世則諸科二

百八十五人

雍熙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五十八人省元陳克狀元梁顥諸科六百九

十九人

三年四年不貢舉

端拱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一人覆試得進士諸科

七百人又武成王廟重試得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

省元程宿

是年不

二年進士一百八十六人諸科四百七十八人省元陳堯叟

狀元同

淳化元年二年不貢舉

三年進士三百五十三人諸科七百七十四人省元孫何狀

元同

四年五年至道元年二年三年並不貢舉

真宗咸平元年進士五十八人諸科一百五十八人省元孫僮狀元

同

二年進士七十一人諸科一百八十八人省元孫暨狀元

三年進士四百九人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省元李夢龍

狀元陳堯咨

四年停貢舉制科七人

五年進士三百八十八人諸科一千八百八十二人省元王

景德元年下不貢舉

六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四十七人諸科五百七十人省元劉滋狀

李迪

三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四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大中祥符元年進士二百七十七人諸科三百二十人省元鄭向

狀元姚擘

二年親試東封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梁固

三年停貢舉

四年祀汾陰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張師德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六人諸科三百七十七人省元

狀元徐奭

六年停貢舉

七年亳州南京路進士二十一人狀元張觀

八年進士二百八十八人諸科六十五人省元高鍊狀元蔡齊

九年停貢舉

天禧元年二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一百四十人諸科二百五十四人省元程戡狀元王整

四年五年乾興元年並停貢舉

仁宗天聖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人諸科三百五十四人省元吳感狀元宋郊

三年四年停貢舉

五年進士七十七人諸科八百九十四人省元吳育狀元王堯臣

堯臣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四十九人諸科五百七十三人省元歐陽脩

狀元王拱辰制科二人拔萃二人

九年停貢舉拔萃四人

明道元年二年並停貢舉

景祐元年進士四百九十九人諸科四百八十一人制科三人

拔萃四人省元黃庠狀元張唐卿

二年三年四年並停貢舉

寶元元年進士三百一十人諸科六百一十七人制科二人

省元范鎮狀元呂溱

二年康定元年慶曆元年並停貢舉

二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楊寘狀元同制科一人

三年四年五年並停貢舉

六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諸科四百一十五人制科一人省

元裴煜狀元賈黯

七年八年停貢舉

皇祐元年進士四百九十八人諸科五百五十一人制科一人

省元馮京狀元同

二年三年四年並停貢舉

五年進士五百二十八人諸科五百五十二人省元徐無黨狀

元鄭

至和元正二年嘉祐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三百八十八人諸科三百八十九人省元李寔狀

元張衡制科一人

始定為科舉

四年進士一百六十五人諸科一百八十四人省元劉墜狀

元劉燁制科二人

六年進士一百八十三人諸科一百二人省元江衍狀元王

俊民

八年進士一百九十三人諸科十一人省元孔武仲狀元許

將

英宗治平二年進士二百人諸科十八人制科二人省元彭汝

礪狀元同

始詔三歲一科舉

四年進士二百五十人諸科三十六人省元許安世狀元同

時神宗已即位

神宗熙寧三年進士二百九十五人省元陸佃狀元葉祖洽明

經諸科四百七十二人制科二人

六年進士四百人諸科四十人省元邵剛狀元余中

九年進士四百二十三人諸科一百九十四人省元張嘖狀

元徐鐸

元豐二年進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朱浚明狀元時彥

五年進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經三人省元劉槩狀元黃裳

八年進士四百八十五人省元焦贍狀元同

是時諫閣不臨軒

哲宗元祐三年進士五百二十三人制科一人省元章援狀元

李常寧

六年進士五百一十九人省元鄒起狀元馬涓制科三人

紹聖元年進士五百一十二人省元劉範狀元畢漸制科三

選舉 卷七

三

崇禎三年重刊

人宏詞科八人

四年進士五百六十四人省元汪革狀元何昌言詞科九人

元符三年進士五百六十一人省元李釜狀元同是歲諒闇不臨軒

徽宗崇寧二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省元李階狀元霍端友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一人省元吳佃狀元蔡薺是科為始罷諸州發解併

省試並從學

大觀三年進士六百八十五人宗室上舍四十二人上舍魁

李彌遜狀元賈安宅

政和二年進士七百一十三人上舍魁師驥狀元莫儔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人宗子上舍十七人上舍魁傅崧卿狀

元何臬

八年進士七百八十三人上舍魁何奎狀元王嘉

宣和二年進士六百三十人上舍魁宋齊愈狀元何渙

六年進士八百五人是年獲省元楊椿狀元沈晦

高宗建炎二年以單與分路類省試進士四百五十一人狀元李易四川

河北京東進士八十七人

紹興二年進士二百五十九人狀元張九成四川進士一百

二十人

五年進士二百二十人省元樊光遠狀元汪應辰四川進士

一百三十七人

八年進士二百九十三人省元黃公度狀元同是年不親策引見正奏名

與四川類省卷名參定編非

十二年進士二百二十四人省元何溥狀元陳誠之四川進

士一百四十四人

十五年進士三百人省元林機狀元劉章四川進士七十三

人

十八年進士三百三十人省元徐履狀元王佐四川進士二十三人

二十一年進士四百四十六省元鄭聞狀元趙達四川進士十八人

二十四年進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秦塤狀元張孝祥四川進士六十三人

二十七年進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張宋鄉狀元王十朋四川類省道遠赴殿不及者別奏名是年無不到

三十年進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劉朔狀元梁克家四川進士十六人

孝宗隆興元年進士五百四十一人省元木待問狀元同是年不親

策同紹興八年

乾道二年進士四百九十二人省元何澹狀元蕭國梁

五年進士三百九十二人省元方恬狀元鄭僑

八年進士三百八十九人省元蔡幼學狀元黃定

淳熙二年進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章穎狀元詹駉

五年進士四百一十七人省元黃渙狀元姚頴

八年進士三百七十九人省元俞烈狀元黃由

十二年進士三百九十五人省元邵康狀元衛溼

十四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楊壽狀元王容

光宗紹熙元年進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錢易直狀元余復

四年進士三百九十六人省元徐邦憲狀元陳亮

寧宗慶元二年進士五百卅六人省元莫子純狀元鄒應龍

五年進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蘇大璋狀元曾從龍四川進士四人

嘉泰二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傅行簡狀元同是年不臨

是年不臨

是年不臨

是年不臨

軒

開禧元年進士三十八人省元林執善狀元毛自知
嘉定元年進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宋倅狀元鄭自誠四川
進士四人

四年進士四百六十五人省元周端朝狀元趙建夫
七年進士五百二人省元姚宏中狀元袁甫

十年進士五百二十二省元陳埜狀元吳蕃
十三年進士四百七十五人省元丘大發狀元劉涓

十六年進士五百五十人省元王胄狀元蔣重珍
理宗寶慶二年進士九百八十七人省元王會臨狀元同
是年

不詳

紹定二年進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陳松龍狀元黃朴
五年進士四百九十三人省元葉大有狀元徐元杰

嘉熙二年進士四百六十六人省元楊茂子狀元吳叔告

淳祐元年進士
四年進士
人省元劉自狀元徐儼夫

七年進士
人省元徐霖狀元雷夢炎
人省元馬廷鸞狀元張淵微

十年進士
人省元陳應雷狀元方逢辰
人省元丁應魁狀元姚勉

寶祐元年進士
四年進士
人省元彭方迥狀元文天祥
人省元李雷奮狀元周震炎

開慶二年進士
景定三年進士
人省元李珏狀元方山京
人省元阮登炳狀元同
是年諒
不親

慶宗咸淳元年進士
四年進士六百六十五人省元胡躍龍狀元陳文龍

進士

文獻通考卷之三

信

七年進士

人省元劉夢薦狀元張鎮孫

十年進士

人省元李大同狀元王龍澤

右宋三百一十五年逐科取士之總目以登科記及會要參攷并省元狀元之名具錄于此國初殿試本覆試也唐以來或以禮部所取未當命中書門下詳覆至宋藝祖太宗重其事故御殿覆試至雍熙四年宰相請如唐故事以春官之職歸有司上從之次年命知白知舉榜出而謗議益起或擊登聞鼓求別試於是再行覆試凡得數百人又明年則知貢舉蘇易簡等不敢專其事固請御試上從之自此遂為定例然是年以後如陳堯叟孫何王曾皆禮部所取第一人而御試復以之冠多士可見當時殿試不過審覆其繆濫者黜之而元在前列者固未嘗別第其升降也景德以後多別取狀元然省元亦皆置之前列石林燕

語謂故事南省奏名第一八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

衆抗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公皆

由是十第

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不應

至第十五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服其靜退自此遂為

故事然則仁宗時省元亦例在前列蓋當時殿試雖曰別

命試官糊名考校然賜第之特往往亦參採譽望乃定倫

魁歐陽公作蔡齊行狀言凡貢士當賜第者攷定必召其

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

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以為無能出其右者乃擢為

第一可見當時倫魁亦嘗不參取譽望則文章冠禮闈者

就為狀頭要亦此意後來無此法矣

卷之二 八 公 廟 禮 闈 三

通考卷之三十三

宋鄱陽 馮 端臨 貫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選舉考 賢良方正 制科

漢文帝二年詔曰迺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正朕之不逮

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

賈山至言今陛下念思祖考術道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日將與堯舜之道三代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自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帶侍諸史與驅馳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

急於政矣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降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傑之臣方正之上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免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詩曰靡不有初解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按山之言固善矣然古者內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賢士大夫游故文帝視朝而受即官止輦之言馳坂而受表益攬轡之諫蓋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隨事納規則未爲無補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時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爲侍中特聽掌御唾壺則其媒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則帝雖雄暴而所以禮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蓋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親近而遂至於翫狎也後世此意不存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頗輔弼股肱之臣亦不過質明趨朝鞠躬屏息摺笏奏事卑卑而前數語即退而所與游處親密者皆嬰倖近習之流耳况賢良方正之士脫跡草萊而觀光上國其視貴屋之後塵重瞳之悴表遠在雲霄之上勢分隔而情

意日踈等威嚴而震怖易起所謂臨軒詳延之事特具
文耳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時效忠謹乎然
則山所言願少弛擊狐伐兔之事而講求立經陳紀之
計誠為至當之論至謂必使大臣不得預宴游方正修
潔之士不得從射獵然後可以建功業則非古義也又
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天所謂賢良方
正者取其能直言極諫以劇切上躬耳今反為人主宴
游射獵所蠱而壞之則何以謂之賢良方正乎汲黯魏
徵之流豈以日侍遊獵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節
乎

又按晁錯傳言文帝時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
中對者百餘人惟錯為高第遷中大夫錯未舉賢良時
已為太子家令上書言事帝賜璽書寵答曰皇帝問太

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
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
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則帝
於言事之微臣所以尊崇之者至矣未嘗有媒慢之意
如山所言也制策略謂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
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
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
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
朕躬入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
志毋怠則其所以虛心諮訪者尤為懇惻然觀錯所對
言五帝神聖其臣莫及陛下神明德厚不下五帝執事
之臣莫能望清光臣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皆導
謏納諂之言殊孤帝孜孜訪求之本意反不如為太子

家令時所言勸農備邊之策為確實也錯在高第而所對如此則其餘百餘人者可知然則賢良方正負文帝帝未嘗負賢良方正也

孝武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

仲舒孝景時為博士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對畢復策之遂以

為江都相轅固帝初即位時以賢良徵諸儒嫉毀言固老罷歸之

帝初即位詔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禮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

謂皆罷奏可

先公曰此行仲舒之言也衛綰特使之書奏耳建白大義豈綰所能辨哉武帝年未二十而奮然知所決擇如此可謂英主矣然轅固以老而見棄莊助以容悅見錄仲舒雖殷勤三策而不能引以自近也以舉賢良一事考之帝終身之得失皆可推矣

元光五年詔策賢良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時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至是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弘奉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按武帝本紀言元光元年策賢良所載制策與公孫弘

傳所載文小異弘對策在元光五年而本紀又於制策之末稱董仲舒公孫弘出焉按仲舒對策在建元元年俱不在元光元年本紀誤

弘初以賢良徵為博士後罷歸再以賢良徵方對策然則賢良之未對策者亦可以為博士歟董仲舒轅固亦皆先為博士後舉賢良

按西都賢良策之載於史者晁董公孫杜欽谷永杜鄴而已仲舒最醇正又值武帝即位之始初心清明故異其對而復再三詢叩得以釐其所學弘素曲學又值不稱旨罷免之餘宜其姑為平緩無忤之說以取容自不足責晁錯知治體善議論非弘之比又遇謙恭好問之上如文帝且已嘗受知辱眷於太子家令言事之時又非如仲舒泛泛下僚粹奉大對之比乃諄復乎五帝神

聖之說贊頌不容口而畧無建明惜哉欽末阿王民論益卑矣鄴指陳外戚譏切下傳稍不負方正之名王吉貢萬之正大朱雲何武之剛方必有嘉論惜史逸其傳云

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持節行郡國舉賢良

五年詔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

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推酤有司者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也賢良文學者茂陵唐生魯國萬生中山劉子九江祝生與其徒六十餘人也其建議之自曰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君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泆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而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推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朴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

本者寡超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之以爲此
國家太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

按曰孝文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
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乃詔有
司問以民所疾苦然所問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
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卒從其
說為之罷榷酤然則雖未嘗親奉大對而其視上下姑
相應以義理之浮文者反為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
以科目進身者必如此然後為有益於人國耳賢良及大夫問

難本未見
征推考

宣帝本始四年郡國地震詔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
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詔曰乃者九月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之士呂正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神爵四年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

孝元初元二年以地震隴西郡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才
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永光二年以日食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何武為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行禮容拜
槃辟猶盤
也旋有司以為詭衆虛偽武坐左遷楚內史

孝成建始二年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建始二年以日蝕震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
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元延元年以日食星隕孛見令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經對與

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令公卿與內郡國共舉

孝哀元壽元年以日食詔公卿大夫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西漢舉賢良文學

晁錯以太子家令舉遷中大夫 董仲舒以博士舉遷江都相 公孫弘以博士舉遷博士待詔

杜欽以武庫令舉遷議郎 嚴助郡舉擢中大夫 朱雲以博士舉遷槐里令

王吉以雲陽令舉遷昌邑中尉 貢禹以博士舉遷河南令 魏相郡舉遷茂陵令

蓋寬饒以郎舉遷諫大夫 孔光以議郎舉遷諫大夫 谷永以待詔公車舉遷清河王太

杜鄴以京州刺史舉不及拜官卒 何武以太守舉遷諫大夫 轅固以清河王太傅舉罷歸

黃霸以丞相長史舉遷揚州刺史 朱邑以太守舉遷大司農丞

世祖建武六年十月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陵元元失所求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公七年四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公

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

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

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

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

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

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

舉人貢士或起幽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

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

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

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以其巖穴為先勿取浮華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曰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思得忠良之士

以輔朕之不遠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臨策問選補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眾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羅之士明政術達右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五年三月詔曰朕以不明統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之人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正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眾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順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頤索隱者各一人

帝即位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

相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永康元年五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東漢舉賢良文學

帝不舉

由屠剛

蘇章

李法

爰延

周燮

劉瑜

荀淑

皇朝通志

張魚

劉叔

劉馮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公卿舉賢良為行之士各一人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公卿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摯虞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

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途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

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

策問曰云云虞對畢擢為太子舍人

阮种與卻詵王康對賢良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

徒或言對者因緣假托帝乃更置群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

對策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也復延見其具陳所懷种策

奏帝親覽焉又擢為第一轉中書郎

按試賢良而至於再策始於漢武帝之待仲舒而晉武

之時亦有之蓋於對者數百入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

之可見二帝於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後世亦不過付之

有司視以具文耳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其制詔舉人不有常

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

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

玄宗開元八年上親策應制舉人於含元殿謂曰古有三道今

減從一道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務收賢俊仍令有司設食

石林葉氏曰漢舉賢良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晁錯為高

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餘人公孫弘為第一當時

未有黜落法對者皆預選但有高下耳至唐始對策一道

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間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太

和間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貞元中韋執誼崔元翰裴

垣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長慶中龐嚴等至少猶

皆十四人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德宗貞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
裴均爲舉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羣皇甫鎛繼之
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夔不侔度羣同爲
元和宰相而鎛以聚斂賄賂亦居之度羣極陳其不可度
耻與同列表求自退兩人竟爲鎛所毀而去且三相同時
登科不可謂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薰蕕同器若默默克位
則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誼難以處也本朝韓
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聯名熙寧間康公荆公爲相
岐公參政故有一時同榜用三人之語頗類此云

天寶十三載御勤政樓試四科舉人其辭藻宏麗問策外更試
詩賦各一道制舉試詩賦自此始

憲宗元和元年勅制舉人試訖有通夜納策計歸不得者並於

光宅寺止宿金吾衛復差人監引至宿所切加勾當勿令喧
是年策賢良詔楊於陵鄭敬李益韋貫之同考覈賢良牛僧孺
皇甫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第其策居三第權倖
惡其詆訐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回爲唱誹貫之等皆坐貶
黜

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散在得人亦多
至于末流應科者旣未必英才而發問之曰往往摘抉細
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
深詔中外精求方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
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大政事之闕失使舉古治宜
於今者如其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於堯舜奏言試功之
舉則瑰瑋傑特之才不困於黜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
實用矣

文宗大和三年賢良前進上劉蕡對策切直指陳時事不避貴
近言辭激切士林感動考官馮宿賈餗龐嚴等有所畏忌不敢
上聞隋例擯斥義者不平諫臣或將其策曰於宰臣宰臣怯憚
亦不敢為之明白同對李郡抗表請讓官於蕡不報

按既曰制科則天子親策之親覽之斥黜之權常一出
於上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
之晉武帝之於摯虞阮种亦然公孫弘所對太常奏為
下第而帝擢為第一蓋漢世人主於試賢良皆親策其
優劣臣下所不可得而軒輊也唐之制科則全以付之
有司矣故牛僧孺輩以直言忤權倖則考官坐其累而
劉蕡所陳尤為忠憤鯁切則自宰相而下皆不敢為之
明白雖是當時閹宦之勢可畏亦由素無親覽之事故
此輩得以刼制衡鑑之人也

制科名目及中制科人姓名

顯慶二年志烈秋霜科韓思彥及第

乾封元年崔素科蘇瓌解琬苗神容格輔元徐昭劉訥言傅谷
神及第

上元三年辭殫文律科崔融及第

垂拱四年十二月辭標文苑科房曾皇甫瓊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業科李
文愿及第

長壽三年四月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薛稷寇泚及第

證聖元年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張漪及第

通天元年文藝優長科韓琬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絕倫科蘇頲崔玄童袁仁敬何鳳孟温禮洪子
輿盧從愿趙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崔翹鄭少微及第疾惡科馮萬石及第

長安二年龔黃科馬克庵及第

神龍二年才膺管樂科張大求魏啓心魏愔盧絢張文成褚璆咸興業郭鄰趙不爲及第才高位下科馮萬石晁良正張敬及第

三年材堪經邦科張九齡康元瓌及第賢良方正科蘇晉宋務光寇泚盧怡呂恂及第

景龍三年抱器懷能科夏侯銛及第茂材異等科王敬從盧重玄及第

景雲二年文以經國科袁暉韓朝宗及第藏名負俗科李俊之及第

先天元年文經邦國科韓休及第藻思清萃科趙冬曦及第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郭鄰之及第道侔伊呂科張九齡及第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杜昱張子漸張秀明常無名趙居正賈登邢巨及第

開元二年直言極諫科梁昇卿表楚客及第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孫逖及第良才異等科邵閏之崔翹及第文儒異等科崔侃褚庭晦及第文史兼優科李昇期康子元達奚珣及第

六年博學通議科鄭少微蕭誠及第

七年文辭雅麗科邢巨苗晉卿褚思光趙良器及第

十二年將帥科裴敦復房自謙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邊科鄭昉樊衡及第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鄧景山及第

十七年高才未達沉迹下僚科吳鞏及第

十九年博學宏辭科鄭昉陶翰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魚及第

二十三年王霸科劉瑾杜綰及第智謀將帥科張重光崔圓李

廣琛及第

天寶元年文辭秀逸科崔明允顏真卿及第

六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

十三年二月辭藻宏麗科楊綰及第

大曆二年樂道安貧科楊膺及第

六年諷諫主文科鄭珣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姜公輔元友直樊澤呂元

膺及第文辭清麗科奚陟梁肅劉公亮鄭轅沈封吳通玄及第

經學優深科孫玘黎逢白季隨及第高蹈丘園科張紳衛良儒

蘇哲及第軍謀越衆科夏侯審平知和鄭儋凌正周渭十俊及

第力田間於鄉閭科鄭黃中崔浩李牧及第

正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韋執誼鄭利用穆質

楊鄒裴復柳公綽歸登李直方崔邠鄭敬魏弘備沈迴元佑徐

袞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熊執易劉簡甫及第識洞鑿畧

堪任將帥科許贊及第

四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崔元翰裴次元李齊崔豐

史牟陸震柳公綽趙參徐弘毅韋彭壽鄒儒立王乃杜倫元易

王真及第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李巽及第孝弟力

田聞於鄉閭科張皓及第

十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垣王播朱諫裴度熊

執易許堯佐徐弘毅崔群皇甫鏞王仲舒許李同仲子陵鄭士

材丘穎及第博通墳典通於教化科朱穎及第詳明政術可以

理人科張平叔李景亮及第

元和元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韋惇獨孤郁白居

元稹韋惇獨孤郁白居

易曹景伯韋慶復崔瑄羅讓崔護薛存慶常珩李蟠元修蕭俛
沈傳師榮宿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陳岵及第

三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
正封吉弘宗徐晦賈鍊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博通墳典達
於教化科馮苞陸亘及第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樊宗師及第
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蕭睦及第

長慶元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龐嚴任曉呂遂姚
中立韋曙李回崔嘏崔龜從韋正貫崔知白陳玄錫及第詳明
政術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吳思李商
卿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李思玄及第

寶曆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唐仲揚儉韋端符舒
元褒蕭敞楊魯士來擢趙祝裴惲韋繇李昌實嚴楚封李涯蕭
夷中馮球元晦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韋正貫及第軍謀

宏遠材任邊將科裴儔侯雲章及第

大和二年閏三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李郃裴休裴素南
卓李甘杜牧馬植鄭亞崔博崔璵王式羅邵京崔渠韓賓崔慎
由苗愔韋昶崔煥崔謹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宋混及第
軍謀宏達堪任將帥科鄭冠李式及第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耳其實
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
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卽位宣勞使所舉諸科
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邦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
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
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
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
越騎飲飛皆出畿甸欲均井田於要口邊丘賦於革車并

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不及爲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後周世宗顯德四年十月詔曰制策懸科前朝盛事莫不訪賢良於側陋求讜正於箴規殿庭之間帝王親試其或大裨於國政有益於時機則必待以優恩縻之好爵拔奇取異無尚於茲得士者昌於是乎在爰從近代久廢此科懷才抱器者鬱而不伸隱耀韜光者晦而莫出遂使翹翹之楚多致於棄捐皎皎之駒莫就於縻繫遺才滯用闕孰甚焉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者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内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

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

宋朝之制國初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于吏部對御策試三千言以文理俱優者中其選

眞宗咸平四年詔學士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於內外京朝幕府州縣官草澤中各舉賢良方正一人不得以見任轉運使及館閣職事人應詔

景德二年詔復置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委中書門下先加程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朕將臨軒親試

時命兩制考文卷中等者甚少又命侍讀待制重考上猶慮遺才令中書重詳定訖試論六首合格者以聞

大中祥符元年時上封者言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變所以
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此科於是悉罷
凡特旨試藝者有於中書學士舍人院或特遣官專試所試詩
賦論策頌制詔或三篇或一篇景德後唯將命爲知制誥者方
試制誥東封及祀汾陰時獻文者多試業得官
仁宗天聖七年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
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於是增其名曰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
於體用科詳明史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畧運籌帷幄科軍謀
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起應選者又置
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高蹈丘園科沉淪草澤科
茂才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者又武舉以待方畧勇
力之士其法先上藝業于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秘閣中格然

後天子親策之

後數歲李淑上書言吏部故事選人以格限未至者能試判
三節謂之拔萃此特有司之事耳而陛下乃親策之非其稱
矣又所謂茂材異等本求出類之雋也而士之不利鄉薦者
始出而應焉臣以爲此二者皆非國家求材之本意也宜有
以易之於是罷書判拔萃科令幕職州縣官皆得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等科諸常試鄉舉被黜者毋復應茂才異等
科其後十餘年又詔自今制科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初御
史唐詢與參知政事吳育有隙帝數稱近歲制科得人以育
爲賢而詢奏言自古災異乃冊賢良今者六科率不用公卿
推引而特視進士之期凡應此科者至自稱曰賢良方正曰
茂才異等曰博通墳典臣以爲習扇僥倖浮莫甚於此可悉罷
之而育復奏曰冊賢良自晁錯始錯非以災異舉也帝以育

言爲然由是制科得不廢而特禁其自薦而已

公是劉氏雜著曰夫自舉之與人舉之所以厲世矯俗豈可同日而語哉今不惟進士自舉而已至於賢良方正亦自舉也豈不過乎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將高卧潛處不知羔鴈珪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窺顏色求便利而進矣爭門嚙指不足以諭其情側肩攫金不足以况其態鼓腹自嚮不足以比其羞無乃其實與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賢良於進士矣不知賢良之害於俗甚於進士也何以言之邪人有言曰南城之澤有兔焉可逐而取也彼聞之者必爭先致力焉然其至者必游手惰農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則不獨游手惰農而後爭之必將有舍業而往者矣則兔小而鹿大故也夫進士兔也賢良鹿也二者皆足以動貪利之心而

賢良之所動者多可不慎哉

石林葉氏曰富公以茂材異等登科後詔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爲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事遂廢

又曰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一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爲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爲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謝啓云誤占虛之等

玉山汪氏曰范子功亦入制科第三等後熙寧間孔文仲考中第三等以忤王安石特旨緘之

神宗熙寧七年呂惠卿以爲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且進士已試策與制科無異乃詔罷之

先時祕閣考制科陳彥古六論不識題語何出字又不及數準式不考蓋自祕閣試制科以來未有如彥古空踈者次年乃罷制科

哲宗元祐元年復制科

紹聖元年罷制科目朝廷罷詩賦廢明經詞章記誦之學俱絕至是而制科又罷無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乃置宏詞以繼賢良之科

三省言唐世取人隨事設科其名有詞藻宏麗文章秀異之屬究其所試皆異乎進士明經今旣復舊科純用經術諸如詔誥章表箴銘賦頌赦勅檄書露布誠諭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而不可闕先朝已嘗留意特科目未及設二年詔立宏

辭科歲許進士登科者詣禮部請試若見守官須受代乃得試率以春試上舍日附試不自立院也差官鎖引悉依進士惟詔誥赦勅不以爲題所試者章表露布檄書用四六頌箴銘誠諭序記用古今體亦不拘四六考官取四題分二日試試者雖多取毋過五人中程者上之三省三省覆視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辭格超異者恩命臨時取旨

徽宗大觀四年改爲詞學兼茂科科舉歲附貢士院試取毋過三人不中率許闕仍不試檄書增制詔分二日試四題其二以歷代史事借擬爲之餘以本朝典故或時事宰臣執政親屬母得試

高宗紹興元年下詔復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有司講求舊制每科場年命中丞給舍諫議大夫學士待制三人舉一人不拘已任未仕命官仍以不曾犯賊私罪人免先具詞業繳策論共五十篇送兩省侍從

參考分三等文理優長爲上次優爲中常平爲下次優已上並
召赴閣試歲九月命學士兩省官考試于祕閣御史監之試六
論每首五百字以上於九經十七史七書國語荀楊管子文中子正文
內出題差楷書祇應四通以上爲合格仍分五等以試卷繳奏
御前拆號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試其日上臨軒親策限三千字
相撰題差初覆考詳定官赴試人引見賜坐殿廊兩廂設垂簾
幃幕青褥紫案差楷書祇應內侍賜茶菓對策先引出處然後
言事第三等爲上恩數視廷試策第一人第四等爲中視廷試
第三人皆賜制科出身第五等爲下視廷試第四人賜進士出
身不入等與薄尉差遣已上並謂白身者若有官人則進一官
與陞擢

舊制六論於正文及注疏內出題至是有司請除疏義勿用
七年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

一人呂祉舉選人胡銓汪藻布衣劉度上即日除銓樞密院
編修官而度不果召

孝宗乾道元年詔令尚書兩省諫議大夫已上御史中丞學士
待制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仍具詞業繳進

苗昌言奏國初嘗立三科景德增而爲六仁宗皇帝時李景
請依景德故事親策賢良祕閣六論專取六經及問時務其
史傳注疏乞不條問帝亦以爲問隱奧觀其博不若取其能
明世之治亂有補闕政又詔以景德六科定爲制舉之日俾
少卿監已上奏舉內外京朝官增置書判拔萃科高蹈丘園
科沉淪草澤科茂才異等科總爲十科並許布衣應詔於是
何誅富弼余靖洪洙蘇紳張方平江休復張伯玉輩出焉其
立法寬故得士廣也自紹興復科三歲一下詔垂四十年未
聞有一介魁壘豪傑之士出應制書豈盛治之世無其人邪

蓋貴之至備而應之者難去之不廣而來者有慙爾臣諸參
稽前制間歲下詔權於正文出題其僻書注疏不得以為問
目迨復天聖十科開廣薦揚之路振起多士積年香糜之氣
太平之治不難立也上詔禮部集館職學官議之皆曰注疏
誠可異科目不必廣天下之士屏處山林滯迹遐遠侍從之
臣豈能盡知仍見國初制科止令監司守巨解送乾德中以
無人應制許直詣闕門請應若徒乾德故事恐起僥倖請如
國初之制詔可

先是翰林學士汪應辰以眉山布衣李廌應詔上覽其文稱
獎命依格召試會有沮之者不果試是歲宰相虞文為上
言之始依元祐獨試故事今翰林學士王暉起居舍人心彥
穎考試參詳屋六論凡五通上喜曰繼自今其必有應詔者
矣十 月上親策于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復御殿引見

賜制科出身授節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第一甲例謄寫為
冊進御及德壽宮并焚進詣陵淳熙四年李廌之弟塾復舉
賢良方正而近習又恐制科之攻已共搖沮焉會台州趙汝
愚舉姜凱信守唐仲友與鄭建德吏部侍郎趙粹中舉馬萬
頃應詔上問輔臣詔試具良故事有黜落者否對曰昨李廌
止獨試若數人須分優劣既而監察御史潘緯言制科不過
三事一繳進詞業二試六論三對制策而進卷率皆宿著廷
策豈無素備惟六論一場謂之過閣人以爲難若罷注疏而
復以四通為合格則與應進士舉一場試經義五篇者何異
乃詔增為五通其年始命官糊名謄錄如故事所試六論後
二日試院言文卷多不知題目所出及引用上下文不盡有
僅及二通者上命賜束帛罷之舉者周必大等皆放罪舊試
六題一明一暗時考官所命多暗僻失國家求言之意矣

淳熙十一年詔罷注疏出題於是郡國舉莊治滕成試六論皆
四通而考官顏師魯以其文理平凡不應近制又罷之自是薦
紳重於特舉山林耻於自耀褒然而起者鮮矣

自李廌之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永康何致者為郡
守陳纘館客纘入朝薦之有旨召試會同薦者滕成杜富遭
憂不赴詔須服闋並召致躁急欲先得試纘介蘇師旦言之
韓侂胄得內批如所請中書繳還後又為臺諫論其進論中
言伊尹始負堯舜之道而終為天下開凌犯之端之語為詆
誣坐罷歸辛未歲致以吳挺薦召又為臺臣所論乃勒歸鄉
增修所學焉

葉適論制科曰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
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
其本以至其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為壞天下之才
而使之至於舉無可用此科舉之敝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
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
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
不常之人則制舉之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
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舉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
治功彼區區之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為而責之而
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畧備以為其說足
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士立
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破抉不窮號為制科習氣故科舉既
不足以得之而制舉又或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為一事也必
先立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
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
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為制舉者以

答策爲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爲能故哲宗以爲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爲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爲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泛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士之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可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爲譏笑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

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異巖李氏制科題目編序曰閣試六論不出於經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蓋將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習強記之餘功後直言極諫之要務抑亦重惜其事而艱難其選使賢良方正望而去者歟然而士終不以此故而少挫其進取之鋒問之愈深則對之愈密歷數世未嘗有敗績失據之過士豈真多能哉斯執事者優容之也逮熙寧中陳彥古始不識題有司准式不攻而制科隨罷君子謂彥古不達時變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駁高第斥小官彼校焉思縱其涯心以殘害與則厭是科之不便於已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則姑置焉名存而實亡矣凡所謂賢良方正尚

肯復游其間乎彥古區區昧於一來是必不敢高論切議也
始揣摩當世求合取容耳傳注義疏之公麼纖微且不及知
矧惟國家之大體渠能有所發明哉而執事猶惡其名决壞
之然後止彥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無得以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舉者獨何心歟至于元祐屢復旋廢其得失之迹
又可見矣今天子明詔三下而士莫應豈非猶懲於彥古故
邪蓋古之所謂賢良方正者能直言極諫而已今則惟博習
強記也直言極諫則置而不問甚至惡聞而諱聽之逐其末
而棄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之所以莫應也余勇不自制妄
有意於古人直言極諫之益而性最疎放勉從事於博習強
記終不訖也恐其幸而得從晁董公孫之後曾是弗察而猥
承彥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餘家之文書掇其可以發論
者各數十百題具如別錄間亦顛倒句讀竄伏首尾乃類世

之謂物迷言雖若不可知而要終不可欺戲與朋友共占射
之謂於博奕云耳實非制科本意也因書以自警云

按制科所難者六論然所謂四通五通者中選所謂準
式不考者聞罷則皆以能言論題出處爲奇而初不論
其文之工拙蓋與明經墨義無以異矣况有博聞強記
如巽巖者聚諸家奇僻之書掇其可以爲論題者抄爲
一編揣摩收拾殆無所遺然則淺學之士執此以往亦
可哆然以賢良自名而有擬魏科之望矣科目取人之
敝一至於此然觀邵氏聞見錄言范文正公以制科薦富
鄭公富公辭以未習范公曰已爲君闢一室皆大科文
字可往就館以是觀之所謂大科文字者往往卽巽巖
所編之類是也以富公異時之德業如許然應制科之
初倘不求其文而習焉則亦未必能中選東坡作張文

定公墓銘言天下大器非力兼萬人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孰能容此萬人之英蓋卽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益所以誇制科得人之盛然制科之爲制科不過如此則二公之所蘊蓄抱負此豈足以知之乎

博學宏辭科 紹興三年立此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成銘記贊頌序於內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一古一今試人元授所業三卷朝廷降付學士院考其能者召試過科場年應命官除歸明流外入貲及嘗犯贓人外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皆得試每次所取不得過五人若人材有餘臨時取旨具合格字號同真卷繳納中書者詳推恩則例比舊制更加優異以三等取人上等轉一官選人改秩無出身人賜進士及第並免召試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與堂除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

下等二年磨勘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並許召試館職大業中有詞學兼茂科建炎初猶有應者至是始更立焉自復科以來所得鴻筆麗藻之士多有至卿相翰苑者紹興中得十有七人隆興至淳熙得十有三人紹熙一人開禧至嘉定三人初洪遵入中等洪适入下等高宗覽其文歎曰此洪皓子耶父在遠能自立忠義報也卽以遵爲祕書省正字适爲樞密院編修官詞科卽入館自遵始後三歲洪邁繼之真德秀留元剛應選有司書德秀卷曰宏而不博書元剛卷曰博而不宏寧宗喜其文命俱實異等其後有司值郡試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或降旨陞擢而已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宏詞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于紹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二十三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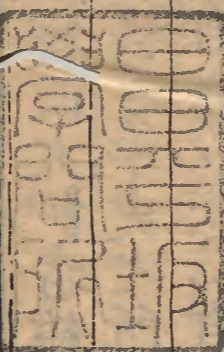
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子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予冒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木傅景仁至侍從葉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見存本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矣

葉適論宏詞曰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為詞學兼茂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子錄為經常之詞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詔制詞意短陋不復髣髴中萬一蓋當時之人所

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為此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御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之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習為詞賦之浮華而不

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徃反極論至於盡攘斥一將
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爲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
者不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任者使爲宏詞是始以經
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爲宏
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之所能
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輕
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
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嘗有所
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使不自爲背馳也蓋進
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
矣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寬政戊午

